

預曰因怒興師不亡者鮮若息侯與鄭伯有違言而伐鄭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將不可以愠而致戰

王哲曰不可但以愠也若晉趙穿○張預曰因忿而戰罕有不敗若姚襄怒符堅黃眉歷壘而陳因出戰為黃眉所敗是也怒大於愠故以主言之愠小於怒故以將言之君則可以興兵將則止可言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曹操曰不得以己之喜怒而用兵也○賈林曰愠怒內作不顧安危固不可也○杜佑曰人主聚眾興軍以道理勝負之計不可以己之私怒特舉兵則以策不可以愠恚之故而合戰也○梅堯臣曰兵以義動無以怒興戰以利勝無以愠敗○張預曰不可因己之喜怒而用兵當顧利害所在尉繚子曰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

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
張預曰見於色者謂之喜得於心者謂之

悅

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

杜牧曰亡國者非能亡人之國也言不度德不量力因怒興師因愠合戰則其兵自死其國自亡者也○杜佑曰凡主怒興軍伐人無素謀明計則破亡矣將愠怒而闕倉卒而合戰所傷殺必多怒愠復可以說喜言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者言當慎之○梅堯臣曰一時之怒可返而喜也一時之愠可返而說也國亡軍死不可復已○王哲曰喜怒無常則威信去矣
張預曰君因怒而興兵則國必亡將因愠而輕戰則士必死
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杜牧曰警言戒之也○梅堯臣曰主當慎重將當警懼○張預曰君常慎於用兵則可以安國將常戒於輕戰則可以全軍

孫子註解卷之十二

孫子註解卷之十三

靜五

用間篇曹操李荃曰戰者必用間謀以知敵之情實也張預曰欲素和敵情者非間不可也然用間之道尤須豫察故次大攻也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息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曹操曰古者八家為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舉不事耕稼者七十萬家○李筌曰古者發一家之兵則鄰里三族共資之是以不得耕作者七十萬家而資十萬之眾矣○杜牧曰古者一夫田一項夫九頃之地中心一項鑿井樹廬八家居之是為井田息疲也言七十萬家奉十萬之師轉輸疲於道路也○梅堯臣曰輸糧供用公私煩役疲於道路廢於耒耜也曹說是也○張預曰井田之法八家為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興兵十萬則輟耕作者七十萬家也或問曰重地則掠疲於道路而轉輸何也曰非止運糧亦供器用也且兵貴掠敵者謂深踐敵境則當備其之故

須掠以繼食非專館穀於敵也亦有積函之地無糧可因得不餉乎

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李筌曰惜爵賞不與間謀今窺敵之動靜

是為不仁之至也○杜牧曰言不能以厚

利使間也○梅堯臣曰相守數年則七十

萬家所費多矣而乃惜爵祿百金之微不

以遠間釣情取勝是不仁之極也○王哲

曰怯財賞不用間也○張預曰相持且久

七十萬家財力一困不知恤此而反靳惜

爵賞之細不以啗間求索知敵情者不仁

之甚也

非人之將也

梅堯臣曰非將人成功者也

非主之位也

一本作非仁之佐也○梅堯臣曰非以仁

佐國者也

非勝之主也

梅堯臣曰非致勝主利者也○張預曰不

可以將人不可以佐主不可以主勝動動而言者實惜之也

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

李筌曰為間也○杜牧曰知敵情也○梅

堯臣曰主不妄動動必勝人將不苟功功

必出衆所以者何也在預知敵情也○王

哲曰先知敵情制勝如神也○何氏曰周

官士師掌邦謀蓋異國間伺之謂也故兵

家之有四機二權曰事幾曰智權皆善用

間謀者也故能敵人動靜我預知矣韋孝

寬為驃騎大將軍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

能得人心所遣間謀入齊者皆為盡力亦

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之動

靜朝廷皆先知之時有主帥許益孝寬委

以心替令守一戍益乃以城東入孝寬怒

遣謀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

此又李達為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

諸軍事每厚撫境外之人使為間謀敵中

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戮者亦不

以為悔其得人心也如此○張預曰先知敵情故動則勝人功業卓然超絕羣衆

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

張預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以禱祀而取

不可象於事

曹操曰不可以禱祀而求亦不可以事類

而求也○李筌曰不可取於鬼神象類唯

間者能知敵之情○杜牧曰象者類也言

不可以他事比類而求○梅堯臣曰不可

以下筌知也不可以象類求也○張預曰

不可以事之相類者擬象而求

不可驗於度

曹操曰不可以事數度也○李筌曰度數

也夫長短闊狹遠近小大即可驗之於度

數人之情偽度不能知也○梅堯臣曰不

可以度數驗也言先知之難也○張預曰

不可以度數推驗而知

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曹操曰因人也○李筌曰因間人也○梅

堯臣曰鬼神之情可以卜筮知形氣之物
可以象類求天地之理可以度數驗唯敵
之情必由間者而後知也○張預曰鬼神
象類度數皆不可以求先知必因人而後
知敵情也

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
有生間

梅堯臣曰五間之名也○張預曰此五間
之名因間當為鄉間故下文云鄉間可得
而使

○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
曹操曰同時任用五間也○李筌曰五間
者因五人用之○杜牧曰五間俱起者敵
人不知其情泄形露之道乃神鬼之網紀
人君之重寶也○梅堯臣曰五間俱起以
間敵而莫知我用之道是曰神妙之網
紀人君之所貴也○王皙曰五間俱起人
不之測是用兵神妙之大紀人主之重寶
也○賈林曰紀理也言敵人但莫知我以
何道如通神理也○張預曰五間循環而

用人莫能測其理故乃神妙之網紀人君
之重寶也

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

杜牧曰因敵鄉國之人而厚撫之使為間
也晉豫州刺史祖逖之鎮雍丘愛人下士
雖疎交賤隸皆恩禮而過之河上堡因先
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
之明其未附諸塢王感戴胡有異圖輒密
以聞前後赴獲蓋由於此西魏章孝寬使
齊人斬許盆而來猶其義也○賈林曰讀

因間為鄉間○杜佑曰因敵鄉人知敵表
裏虛實之情故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

梅堯臣曰因其國人利而使之○何氏曰
如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
大夫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楚
子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
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弊邑易
子而食新穀而愛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
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
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

○張預曰因敵國人知其底裏就而用之
可使伺候也章孝寬以金帛啗齊人而齊
人遂通書疏是也

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李筌曰因敵人失職之官魏用許攸也
杜牧曰敵之官人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
被刑者亦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
者有不得任使者有欲因敗喪以求展已
之材能者有讎覆變詐常持兩端之心者
如此之官皆可以潛通間遺厚貺金帛而

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誅我之事復
間其君臣使不同也○杜佑曰因在其
官失職者若刑戮之子孫與受罰之家也
因其有隙就而用之○梅堯臣曰因其官
屬結而用之○何氏曰如益州牧羅尚遣
將隗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互有勝負雄
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諸羅尚欲
為內應以火為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
伯等率兵從泰擊雄將李驤於道設伏
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

緣梯秦又以繩汲上向軍百餘人皆斬之
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軍此用內間
之勢也又隋陰壽為幽州總管高寶寧舉
兵反壽討之寶寧奔于磧北壽班師留開
府成道昂鎮之寶寧遣其子僧伽率輕騎
掠城下而去尋引契丹韃靼之衆來攻道
昂苦戰連月乃退壽患之於是重賄寶寧
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威等
月餘世模率其衆降寶寧復走契丹為其
麾下趙修羅所殺北邊遂安又唐太宗討
○實建德入武牢進薄其營多所傷殺凌敬
進說曰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
將居守更率衆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
先聲復實傳檄而定漸趨臺口稍鼓蒲津
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必有三利一
則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
三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王世充之使
長孫安世陰齎金玉啗其諸將以亂其謀
東威進諫曰使敬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
建德從之退而謝敬曰今衆心甚銳此天

贊我矣因此決戰必然大捷已依衆議不
得從公言也敬固爭建德怒杖出馬於是
悉衆進逼武牢太宗按甲挫其銳建德中
槍寬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
生獲之又王翦為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
馬商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
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
反間曰李牧司馬商欲與秦廢趙以多取
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代將斬
李牧廢司馬商後三月翦因急擊趙大破
○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也○張預
曰因其失意之官或刑戮之子弟凡有隙
者厚利使之冒任析公共納子胥皆近之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李筌曰敵有間來窺我得失我厚賂之而
令反為我間也○杜牧曰敵有間來窺我
我必先知之或厚賂誘之反為我用或伴
為不覺示以偽情而縱之則敵人之間反
為我用也陳平初為漢王護軍尉項羽圍
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

王弗聽平曰願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
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
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問其
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思信諛必內
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
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
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
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
利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分王其
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牢之具
○舉進見楚使即陽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
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
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
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
王疑之乃大怒疽發而死卒用陳平之計
滅楚也○梅堯臣曰或以偽事給之或以
厚利啗之○王哲曰反間反為我間也或
留之使言其情又或示以詭形而遣之○
何氏曰如燕昭王以樂毅為將破齊七十
餘城及惠王立與樂毅有隙齊將田單乃

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成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伐樂毅燕人士卒離心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辱先人燕軍從之即墨人激怒請戰大破燕師所亡七十餘城悉復之又秦師圍趙閼與趙將趙奢救之去趙國都三十里不進秦間來奢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以為奢師怯弱而止不行奢墮而卷甲趨秦師擊破之又范雎為秦昭王相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雎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趙括耳廉頗軍易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亡失數敗又反堅壁不戰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括代頗秦聞括將以白起為上將軍射殺括及坑降

卒四十萬○張預曰敵有間來或重賂厚禮以誘之告以偽辭或伴為不知跡而慢之示以虛事使之歸報則反為我利也趙奢善食秦間漢軍伴驚楚使是也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

李全曰情詐為不足信吾知之今吾動此間而待之此筌以待字為非傳也○杜牧曰詐者詐也言吾間在敵未知事情我則詐立事跡令吾間憑其詐迹以輸誠於敵而得敵信也若吾進取與詐跡不同間者不能脫則為敵所殺故曰死間也漢王使酈生說齊下之齊罷守備韓信因而襲之田橫怒烹酈生此事相近○杜佑曰作詐詐之事於外伴漏泄之使吾間知之吾間至敵中為敵所得必以詐事論敵敵從而備之吾所行不然間則死矣又云敵間來聞我詐事以持歸然皆非所圖也二間皆不能知幽隱深密故曰死間也蕭世誠曰所獲敵人及已叛亡軍士有重罪繫者故

為貸免相勅勿泄伴不秘密令敵間竊聞之吾因縱之使亡亡必歸敵必信焉往必死故曰死間○梅堯臣曰以詐告敵事非必殺○王哲曰詐而間使敵得之聞以吾詐告敵事決必殺之也○何氏曰如戰國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思期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不備鄭襲而取之此用死間之勢也又班超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龜茲二國揚言兵少不敵罷散乃陰緩上口歸以告龜茲王喜而不虞超即潛勒兵馳赴莎車大破降之斯亦同死間之勢又李靖伐突厥頡利可汗以唐倫先在突厥結和親突厥不備靖因掩擊破之○張預曰欲使敵人殺其賢能乃今死士持虛偽以赴之吾間至敵為彼所得彼以詐事為實必俱殺之我朝智太尉嘗貸人死使偽為僧吞蠟彈入西夏至則為其所囚僧以彈告即下之開讀乃所遺

彼謀臣書也。或主怒誅其臣，弁殺間僧。此其義也。然死間之事，非一。或使吾間詣敵，約和我，反伐之，則間者立死。鄒生烹於齊，王唐儉殺於突厥，是也。生間者，反報也。

李筌曰：往來之使。杜牧曰：往來相通報也。生間者，必取內明外愚，形劣心壯，趨捷勁勇，閑於鄙事，能忍飢寒垢耻者為之。賈林曰：身則公行，心乃私覘，往反報復，常無所害，故曰生間。杜佑曰：擇已有賢材，智謀能自開通於敵之親貴，察其動靜，知其事計，所為已知其實，還以報我，故曰生間。梅堯臣曰：使智辨者往覘其情，而歸報也。何氏曰：如華元登子反之牀，而歸，又如隋達奚武為東秦刺史，時齊神武趣沙苑，太祖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法者，往往捷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破之。張預曰：選智能之

士往視敵情，歸以報我，若婁敬知匈奴之強，以告高祖之類，然生間之事，亦眾。或已欲退告敵，以戰，或已欲戰告敵，以退。若秦行人夜戒晉師，曰：來日請相見。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夜遁，又呂延攻乞伏乾歸，大敗之。乾歸乃遣間稱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耿稚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廷不從，遂為所敗是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

杜牧曰：受辭指蹤在於卧內。杜佑曰：若不親撫重，以祿賞則反為敵用。洩我情實。梅堯臣曰：入幄受詞，最為親近。王皙曰：以腹心親結之。張預曰：三軍之士，然皆親撫，獨於間者，以腹心相委，是最為親密也。

賞莫厚於間

杜佑曰：以重賞賞之，而賴其用。梅堯臣曰：爵祿金帛，我無愛焉。王皙曰：軍功之賞，莫厚於此。張預曰：非高爵厚利，不能使間。陳平曰：願出黃金四十萬斤，間楚君

臣事莫密於間

杜牧曰：出口入耳也。密一作審。杜佑曰：間事不密，則為己害。梅堯臣曰：幾事不密，則害成。王皙曰：獨將與謀。張預曰：惟將與間，得聞其事，非密與。

非聖智不能用間

杜牧曰：先量間者之性，誠實多智，然後可用之。厚貌深情，險於山川，非聖人莫能知。梅堯臣曰：知其情偽，辨其邪正，則能用。王皙曰：聖通而先識，智明於事。張預曰：聖則事無不通，智則洞照幾先，然後能為間事。或曰：聖智則能知人，非仁義不能使間。

陳皞曰：仁者有恩，以及人義者得宜，而制事。主將者既能仁結而義使，則間者盡心而覘察，樂為我用也。孟氏曰：太公曰：仁義著，則賢者歸之；賢者歸之，則其間可用也。梅堯臣曰：撫之以仁，示之以義，則能使。王皙曰：仁結其心，義激其節，仁義使

人有何不可○張預曰仁則不愛爵賞義則果決無疑既啗以厚利又待以至誠則聞者竭力

非微妙不能得聞之實

杜牧曰間亦有利於財實不得敵之實情

但將虛辭以赴我約此須用心淵妙乃能酌其情偽虛實也○杜佑曰用意密而不

漏○梅堯臣曰防間反為敵所使思慮故

宜幾微臻妙○王哲曰謂間者必性識微

妙乃能得所聞之事實○張預曰間以利

害來告須用心淵微精妙乃能察其真偽

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杜牧曰言每事皆須先知也○梅堯臣曰

微之又微則何所不知○王哲曰丁寧之

當事事知敵之情也○張預曰密之又密

則事無巨細皆先知也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

杜牧曰告者非誘間者則不得知間者之

情殺之可也○陳皞曰間者未發其事有

人來告其聞者所告者亦與間者俱殺以

滅口無令敵人知之○梅堯臣曰殺間者

惡其泄殺告者滅其言○何氏曰兵謀大

事泄者當誅告人亦殺恐傳諸眾○張預

曰間敵之事謀定而未發忽有聞者來告

必與間俱殺之一惡其泄一滅其口秦已

間趙不用廉頗秦乃以白起為將令軍中

曰有泄武安君將者斬此是已發其事尚

不欲泄況未發乎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

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今

吾間必索知之

李筌曰知其姓名則易取也○杜牧曰凡

欲攻戰先須知敵所用之人賢愚巧拙則

量材以應之漢王遣韓信曹參灌嬰擊魏

豹問曰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漢王曰是

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將誰也曰馮敬

曰是秦將馬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

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吾

無患矣○陳皞曰此言敵人左右姓名必

須我先知之或敵使間來我當使間去若

不知其左右姓名則不能成間者之說漢

高伐秦至燒關張良曰吾聞其將賈豎爾

可以利啗之又曰其將雖曰欲和其軍士

未肯不如因其懈而擊之乃進兵擊破之

又宋華元夜登子反之床以告宋病若非

素知門人舍人左右姓名先使間導之又

何由得登其床也○杜佑曰守謂官守職

任者謁告也主告事者也門者守門者也

舍人守舍之人也必先知之為親舊有急

則呼之則不可不知亦因此知敵之清○

梅堯臣曰凡敵之左右前後之姓名皆須

審者而今吾間先知則吾間可行矣○王

哲曰不可臨事求也○張預曰守將守官

任職之將也謁者與賓客之官也門者關

吏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凡欲擊其軍欲攻

其城欲殺其人必先知此左右之姓名則

可也欲潛人其軍則呼其姓名而往若華

元夜登子反之床以告宋病杜元凱註引

此文謂元用此術得以自通是也又漢高

祖入韓信卧內取其印亦近之

必索敵人之間來問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

杜佑曰舍居止也令吾人遺以重利復遇而舍之則可令詭其辭

故反間可得而用也

曹操曰舍居止也○杜牧曰敵間之來必誘以厚利而止舍之使為我反間也○杜佑曰故能取敵之間而用之○梅堯臣曰必探索知敵之來問者因而利誘之引而舍止之然後可為我反間也○王哲曰此

留敵間以詢其情者也必謹舍之曲為辯說深致情愛然後以大利威以大刑自非至忠於其君王者皆為我用矣○張預曰索求也求敵間之來窺我者因以厚利誘導而館舍之使反為我間也言舍之者

謂稽留其使也淹延既久論事必多我因得察敵之情下文言四間皆因反間而知非久留其人極論其事則何以悉知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

杜牧曰若敵間以利導之尚可使為我反

曰因此乃知厚利亦可使鄉間內間也此言使間非利不可故上文云相中數年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情者不仁之至也下文皆同其義也○陳暉曰此說疎也言敵使間來以利啗之誘令止舍

因得敵之情因間內間可使反間誘而使之○杜佑曰因反敵間而知敵情鄉間者皆可得使○梅堯臣曰其國人之可使者真官人之可用者皆因反間而知之○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鄉人之貪利者官人之有隙者誘而使之

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可誑之事使死間往告之

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杜牧曰可使往來如期○陳暉曰言五間皆循環相因惟生間可使如期○杜佑曰因誑事而知敵情生間往返可使知其敵之腹心所在○梅堯臣曰今吾間以誑告敵者須因反間而知敵之可誑也生間以

利害覘敵情須因反間而知其疎密則可往得實而歸如期也○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之情故生間可往復如期也

五間之事主必知之李筌曰孫子殷勤於五間主必知之

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杜牧曰鄉間內間死間生間四間者皆因反間知敵情而能用之故反間最切不可不厚也○杜佑曰人主當知五間之用厚其祿豐其財而反間者又五間之本事之要也故當在厚待○梅堯臣曰五間之始皆因緣於反間故當厚遇之○張預曰人主當用五間以知敵情然五間皆因反間而用則是反間者豈可不厚待之耶

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曹操曰伊摯伊尹也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曹操曰呂牙大也○梅堯臣曰伊尹呂牙非叛於國也夏不能任而殷任之殷不能用而周用之其成大功者為民也○何

氏曰伊呂聖人之耦豈為人間哉今孫子引之者言五間之用須上智之人如伊呂之才智者可以用間蓋重之之辭耳○張預曰伊尹夏臣也後歸于殷呂望殷臣也後歸于周伊呂相湯武以兵定天下者順乎天而應乎人也非同伯州犁之奔楚苗賁皇之適晉孤庸之在吳士會之居秦也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李筌曰孫子論兵始于計而終於間者蓋不以攻為主為將者可不慎之哉○杜牧曰不知敵情軍不可動知敵之情非間不可故曰三軍所恃而動李靖曰夫戰之取勝此豈求於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歷觀古人之用間其妙非一即有間其君者有間其親者有間其賢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助者有間其鄰好者有間其左右者有間其縱橫者故子貢史廖陳軫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而成功也且間之道有五馬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辭焉有因

其任子故淺虛假今告示焉有因敵之使矯其事而返之焉有審擇賢能使覘彼向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伴緩罪戾微滿我偽情浮計使亡報之焉凡此五間皆須隱秘重之以賞密之又密始可行焉若縱有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間遺其珍玩恣其所欲順而旁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詭相親附採其情實而致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辭誇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間曲情尊奉厚遺珍寶揣其所間而反間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留其使今人與之共處矯致慙慙偽相親暱朝夕慰諭倍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朝夕令使獨與已伴居我遣聽耳者潛於復壁中聽之使既遲遲恐彼惟責必是竊論心事我知事計遣使用之且夫用間間人人亦用間以間已已以密往人以密來理須獨察於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人來欲候我虛實察我動靜覘知事計而行其間者我當伴為不覺令止而善飯

之微以我偽言誑事示以前却期會則我之所須為彼之所失者因其有間而反間之彼若將我虛以為實我即乘之而得志矣夫水所以能濟舟亦有固水而覆沒者間所以能成功亦有憑間而傾敗者若東髮事主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不詭伏以自容不權宜以為利雖有善間其可用乎○陳皞曰晉伯州犁奔楚楚苗賁皇奔晉及晉楚合戰於陵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伯州犁侍于楚王二人各言舊國長短之情然則晉所以勝楚者楚所以敗者其故何也二子則有後步也是知用間之道間敵之情得不慎擇其人深究其說也故上文云非聖智莫能用間者夫聖智知人人即附之賢者受知則戮力為效非聖非智必猜必忌公道不啓仁義不施則義士賢人因而銜憤此將上天不祐幽有鬼神設無人事之變恐有陰誅之禍豈上智之士為其用哉故上文云非仁義莫能使間然則湯武之聖伊呂宜用伊呂獲用

事宜必濟聖賢一會交泰時乘道合乾坤
功格寰宇當其耕夫於畎畝釣叟於渭濱
知我者誰能無念也○賈林曰軍無五聞
如人之無耳目也○王哲曰未知敵情者
不可動也○張預曰用師之本在知敵情
故曰此兵之要也未知敵情則軍不可舉
故曰三軍所恃而動也然處十三篇之末
者蓋用非兵之常也若計戰攻形勢虛實
之類兵動則用之至於火攻與間則有時
而為耳

孫子註解卷之十三

孫子序

魏武帝製

靜六

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兵尚書八
政曰師易曰師貞丈人言詩曰王赫斯怒爰
整其旅黃帝湯武咸用干戚以濟世也司馬
法曰人故殺人殺之可也恃武者滅恃文者
亡夫差偃王是也聖人之用兵哉而時動不
得已而用之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
深矣審計重舉明畫深固不可相誣而但世
人未之深亮訓說汎文煩富行于世者失其
旨要故撰為畧解焉

孫子本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
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
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
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
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為隊長皆令持戟
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
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
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鐵鉞即三

今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
束不明申今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
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今
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
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
斬愛姬大駭起使使下今日寡人已知將軍
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
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
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
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
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
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
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
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
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
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
既死魏武帝曰孫子兵法大後百餘歲有
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
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
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